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 遛鸟女

(法) 迪迪埃·德库安

印刷工业出版社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遛 鸟 女

[法国]迪迪埃·德库安 著

汤江男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A02852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邇鸟女/(法)德库安(Decoin, D.)著;汤江勇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邇… II. ①德…②汤…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793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87 字数: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

ISBN 7-80000-404-X/1·13

定价:4500.00 元(全套四十卷)

## 内 容 简 介

一个海岛上的女孩，在她十九岁生日的舞会上，认识了一个 37 岁的陌生男人。

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男人感动过。

那是因为，她太小，她的嘴唇受过伤。

而这个 37 岁的男人，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她的命运。

本来，一个海军士兵曾经被她感动。但，她的连衣裙在不经意间沾上的牛粪改变了海军士兵的感觉。

本来，一个她家的牛倌暗恋着她。但，他没有胆量，也没有勇气和自信。

那一夜，她所有的生日礼物，尤其是牛倌专门为她准备好的新屋子、新棋子，不是没有用上，就是被那个陌生男人抢先一步使用了。牛倌很生气，可是又无可奈何。

那一夜，陌生男人在舞会上、在海边、在路上、在新屋里、草棚中，和不能发出太高声音的生日女孩跳着，谈着，回忆着，吻着。他发现了她，他重视了她，他没有嫌弃她。她很感动，虽然，她还没有学会接吻。

那一夜，使她寒冷，也使她震动。

当早晨的亮光冒出一点点的时候，那个男人走了。

他一走，就没有再回来。

可是，那个女孩变了。

她穿上了黑色的裙子，她长大了。人们开始以成人的眼光看待她。

她在心里算计着日子，她在海边走过来走过去，甚至，她在算好的日子里预定好了欢迎餐。

夏天过去了。好长好长时间过去了，那个男人没有回来。

她在海边等待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英国老人。老人在她坚决的请求下，答应带她到伦敦去寻找那个男人。因为那个男人说过，他在英国卖葱头。

于是，女孩到了伦敦。

她一边寻找那个男人，一边帮助老人卖鸟。在公共汽车上，她认识了一个刻墓的人。那人说，他知道他要找的人在那里，但是需要一笔钱才会告诉她。他装着帮助她寻找的样子，编造着那个男人的谎言。那个男人没有找到。刻墓的人说，那个男人在法国。

她积攒着去法国的钱。一个妓女告诉她，她以卖鸟的名义进入富人家庭，如果没有人，就可以趁机拿走那些银瓶儿或者其他值钱的小东西。这样做，别人是不会注意的。于是，她开始了拿人家的东西来积攒路费的日子。

终于，她如愿以偿地去了法国。在法国，她没有找到那个男人。但是在巴黎饭店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她被别墅里看到的一条黄色裙子震惊了：那条裙子只有配在她身上才最得体、最合适，也最漂亮。比这儿的太太、小姐等任何一个女人都要漂亮。于是，这条裙子被饭店太太作为警察的证据，把她逮捕了。

即使在囚车上，隔壁那个男犯人的声音仍然使她情不

自禁地想到那人可能就是她要找的人。因为她没有钱，连个律师都请不起，于是人家给他指定了一个。在被判刑而进入监狱后，她仍然关心着那个男犯人。

由于她表现好，就提前被释放了。

她回到了原来的海岛。

她认识和爱过的一切全都变了。

该书于 1996 出版，当时即成为畅销书。几年之后，法国畅销书排行榜上，仍然留有它显赫的位置。

这个忧伤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  
时光易逝，而爱永存。

——法国《费加罗文学报》

执著的爱，穿越了英吉利海峡，也穿越了人间的凄风冷雨。主人公让人们再次感觉到：爱，没有距离，也没有条件。

——法国《独立报》

邈  
鸟  
女

## 第一章

# 奥尔德尼府（1880）

遵  
鳥  
女

远的不说，在萨拉仅能数出的几代里，麦克尼尔一家人就从未觉得生活暖和过。不仅如此，他们似乎本身也冒着寒气，他们穿的苏格兰格子花呢底的衣服，从上到下也都是冷色调的，看了就叫人瑟瑟发抖——让人不禁联想到蓝不蓝、绿不绿、千里冰封的湖面和万里皑皑的白雪，以及从斯堪的那维亚千里迢迢赶来的、在隆冬的寒空中缓缓而过的灰色大雁。持续了六个世纪的家谱，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记载祖籍苏格兰高地的麦克尼尔这一家人，为了生活得暖和一点，所付出的艰辛。几乎在每一页上都能依稀看到前人留下的与寒冷斗争的辛酸记忆，有抱怨用陷阱捕捉那些皮毛不太稀疏的狐狸有多困难；有抱怨羊毛质量不好，太粗糙，太没弹性，穿着根本就不保暖；又有说突然

改变方向的风，如何把已经摇摇欲坠的烟囱通风口刮掉。麦克尼尔一家是靠泥煤取暖的，伊奥奇施因附近的泥煤一点也不好烧——这种泥煤吸水太多，总是湿漉漉的，还掺杂着根本不能燃烧的土块。

叙述这些苦楚的文字，笔迹有时抖动得像风中的杂草，让人仿佛见到了誊写这些段落的时抄录者被冻得不由自主地发抖的样子。

说起来，寒冷就像麦克尼尔一家无法摆脱的厄运，这个家族的男人参加了发生在一七四六年海兰德暴动。四月的某一天，在刚刚结了一层薄冰的卡洛登沼泽地上作战时，他们中的大部分被英国人杀死了。那些没作刀下鬼的，也掉进海蓝色的水作了淹死鬼。人掉进水里之后，水面立即又结起一层冰，光滑耀眼，仿佛是把人装进了水晶棺材。战友们默默地停下来，跪倒在地，用匕首在新结的冰上刻下被淹死者的名字——若是知道牺牲者所骑战马的名字，它们也一起被刻上——这便是他们光明的墓碑。

这次的灾难之后，幸存的人寥寥无几，坎伯兰公爵派士兵打扫战场时，把那些伤而未死的人统统用刺刀杀死了。侥幸躲过了那场灾难的幸存者，趁着傍晚升起的雾，逃到了海边，驾着好心的渔民们事先为他们准备好的小船，驶向大海。然而这些船都没有配备帆缆索具，他们只能任凭风浪摆布，而到达公海之前，它们中的大部分被风浪吞没了。最后，只有为数很少的男人和女人，饥寒交迫地登上了奥尔德尼岛的海滩。奥尔德尼原是盎格鲁-诺曼底群岛最北边的一个岛，但在这些人眼里，这个岛却是南大岛了。他们发现，奥尔德尼岛上没有泥炭层，羊身上的

毛既白又厚，几乎家家的烟囱上都是浓烟线绕，这使那些落难的人就生出了希望，以为再也不会挨冷受冻了。事实上，他们日后却不得不将就着烧比老家的泥煤更差的东西：拿牛粪当木柴，就像西藏人的牦牛粪和骆驼粪一样。奥尔德尼岛上的牛粪，向来只是些干粪，这样一说，我们也能明白这种东西在燃料中所处的尴尬等级了——最后一级；烧这种东西时，烟冒得厉害（所以给在海上遇难的人一种不切实的幻想，让他们误以为马上就能靠岸了），火苗不高，却挺好看，比起苏格兰的泥煤来，火色显得明亮、金黄得多；但是产生的温度却嫌不足，而且扩散得也慢，只能使周围有那么点热乎气儿。

然而，这个岛上的树又那么稀少，居民们几乎可以一棵不差地数出来，根本谈不上烧火取暖之用。不烧牛粪，又能烧什么呢？

法兰西本土和后来变成了奥尔德尼岛的这块鞋底状的花岗岩，若干万年之前是连为一体的。在今天已是碧波万顷这个大裂缝上，原来却生长着大片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如今树木已成化石，躺在波涛汹涌的海底，混在礁石中间，像他们一般锋利和坚硬。有时渔网会挂在了木化石上，渔网浮出水面的时候，捎上来一些爪状或卷曲的手状的东西，一段一段的，黑糊糊的，传说这种东西像曼德拉草根一样，能给人们带来好运。

奥尔德尼府的植物后来就只剩下一些榆树，一些被风吹得细细的松树丛，一些枯萎的白杨，和一些长在溪间的当归类植物和铁线莲，欧石南却很多；一切都很不协调，参差不齐，而且大多长得不高。不过，这些植物对这样一

一个小岛（八公里长，三公里宽）来说，已经足够了，小岛上俨然一派精心修饰过的英国农村景象。岛的四面八方都被藻类包围着，这种阴湿褐色东西的蔓延，加深了人们的这种错误印象：这里土地肥沃，植物茂盛。实际上，奥尔德尼岛只是个灌木丛生之地，像样的树木却十分稀少，至少找不到大量的树木，让人可以毫不犹豫地砍来烧火。

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登岛考察，正赶上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她因而不曾被这种表象所欺骗：她选择了用赠送榛子树这样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办法，来纪念她的巡幸。

那棵小树苗从由“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号”快艇上搬下来，到由身穿红制服、佩白色肩带的当地自卫队士兵沿途护送到广场中心小公园，居民们一直满怀热情地跟着；树根展开之后，小树立即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栽了下来。出于迷信，刨树坑用的工具得是新的，要保证是不曾用来挖过坟墓或为坟墓填过土的。在细小的树枝上，还挂上了奥尔德尼州那面印着粉红色十字和一对雄狮的白色州旗；植树完毕后人们围着小树载歌载舞，远处护航舰上礼炮齐鸣。地方长官为女王这件“真正的王室礼物”向女王致谢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这样称呼有什么不妥。

几呼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都看着这棵小榛子树，担保说它能活，尽管这棵小树在夏日的阳光里显得那样细弱。农民们（其中就有萨拉·麦克尼尔未来的双亲）也大都肯定地说，这棵树能活，能够长大，然而，那些在海上生活、深知春秋两季风暴厉害的人却都直摇头，脸上是一副怀疑的神态：到了秋季，狂风一起，小树就会被风刮干，不久

就会连根拔起，再要找它就得到海里去，不过它早已叶儿光光、一动不动地，卡在西斯特·罗克暗礁的礁石之间了。如果这棵榛子树死了，年轻的女王再中途在奥尔德尼岛停泊，想再看看她送的那棵树长得怎么样了时，又到哪里去找一棵和那棵榛子树一模一样的树呢？

二十多年过去了，维多利亚女王从未再来过，可她送的那棵榛子树却一直活着，到今天已经成了一棵最受人尊重的树。白天，男人们聚到树荫下，讨论岛上的事务，商量家畜和牛奶的价格——他们并不坐，也没有座位，他们背着手绕着树走，边走边谈；晚上那儿就是女人们的天地了，她们聚到这里，说媒拉纤，预言着张家生男李家生女，唠着不尽的家常。

小树的存活，说到底可能得益于王家林场的良种培育，这使它不同于本地的那些树种；本地的树长得细，让风给吹得歪七扭八；因为岛上水汽大，本地树种砍倒以后还得排除水分，把皮剥掉，再像用刑一般地捆起来，放到蒸气里用力拉直。

牛粪尽管火不热，却哪里都有，并且不贵：只要有几头牛就行，或者跟在邻居家的牛后头走，捡新拉的软软的牛屎（新拉的牛屎叫稀屎），然后把捡来的牛屎糊在家里的外墙上晾干；往墙上糊，可以用没齿的耙子，也可以用铁锹，甚至可以用手，就像滚雪球那样；而这种乱涂乱抹的活儿，总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因此总能孩子们中间找到帮手，他们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彼此拿对手当靶子，互相戏耍一番，这种小小的恶作剧，孩子们是乐不疲的。

爽朗的海风，晴好的明阳，甚至清郁的月光，都能使牛屎变干。这时候，房子似乎抹上了一层栗褐色脂粉，黏糊糊的，样子失去了往日的风度。只有两种人，他们的房子不曾有这种打扮：一是渔民，他们没有牲畜，只能到海滩上拣遇难船只的漂浮物来烧；一个便是有钱人，他们宁可出高价，购买从英国或近在咫尺的法国进口的木柴，也不愿弄脏他们那些座落于圣安娜城维多利亚大街的豪宅上洁白的花岗岩和页岩。

新拉的牛屎很臭，晾过几个钟头以后，那种臭味就变得若有若无了。麦克尼尔家的苏格兰祖先曾经研究过这种现象，照他们的说法，这情形就像把那些被吊死的人留在绞刑架上等着干透一样：开始的时候，散发的臭气让人恶心；待到被风吹干了以后，再发出来的便只是一股清香了，像刚刚糅过的皮子，又或是像紫罗兰——说像刚糅过的皮子，还说得过去，说像紫罗兰，那可就似乎有些离谱了。

在散发气味的同时，稀牛屎的颜色也在变淡，渐而成了金褐色的，房子便似贴上了一层鳞片，在阳光下灼灼发亮，像鱼或乌龟。反当时没有消化好的金黄色秸秆和金花菜，把牛粪饼的表皮扎破，露了出来。于是，大家也由此就知道了博尔曼家、戈汉家或迪兰敦家用什么喂牲口；有些亲事，就是女方家长对求婚人家晾的稀牛屎进行长期观察之后，才定下来的。

岛上的人，即便连檐槽都弄脏了，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恰恰相反，人们常常根据一个家庭一次涂到墙上晾的牛屎数量，来估量这家人家的富裕程度：稀牛屎摊得越

厚，牛自然就越多，就越富有。

然而，自从建筑防波堤的工人在这里安营扎寨以后，稀牛屎的统治就被动摇了；这道号称世界最长的防波堤，伸进海里约一公里半。建造防波堤是为了保护布莱伊港，使这个港口免受来自西北方向波涛的冲击；另外，一旦和法国发生新的冲突，防波堤还可以成为一个港湾，能够庇护联合王国最大的战舰。一支由小汽艇组成的船队，常常往来于本岛及其姊妹岛根西岛之间，为的是往奥尔德尼岛这里运送整吨的煤，他们是岛上的火车头、吊车和由平底大驳船组成的拖船所必需的，也就是说，是工程师托马斯·杰克逊和阿尔弗雷德·比恩装备起来的那些胃口大得出奇的机器所必需的。到了礼拜天，各家各户已习惯于从高处的圣安娜城和附近的山坡上下来，看工程进展得怎么样了，人们戴着早晨上教堂时戴的镶花边的手套和带短面纱的帽子，拿着吃食，坐在岩石上，而且总坐在同一块岩石上，就像在戏包厢里订的座一样。赶上星期日休息，就让人觉得遗憾了，人们欣赏不到两千名工人劳动的壮观场面了，看不到翻斗火车卸防波堤用的大石块了，特别遗憾的是，无法看到那两个潜水员了。据说，那两个潜水员在杂役船的甲板上走着的时候，摇摇晃晃，潜水帽的玻璃上挂着一绺海藻，一副笨手笨脚的样子，那情景煞是有趣。透过水汽，人们却只能看到他们那两只眼球略显突出的眼睛，还有被玻璃压扁了的鼻子，他们看起来像鱼缸里的大鱼。工地上，虽然有风，却仍有冷却了的发动机味，泥沙味，白兰地味和米粉味。

麦克尼尔一家也来了，他们家的牛倌赫尔米也跟着。

正是在这么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正当他们在码头上呆着的时候，维尔玛·麦克尼尔第一次觉得有些恶心，身子发麻，头晕，她明白自己是怀孕了。托比和她当时就决定，如果如他们预感的那样是个女孩，她就叫萨拉，以纪念另一个萨拉·麦克尼尔。她是几百年前的先祖，生活在伊奥奇施因河岸边，虽然因为被褥湿冷得过几次肺炎，却是家族中惟一活过了八十岁的女人。

像所有习惯于对付物品匮乏的岛民一样，奥尔德尼岛上的人不喜欢什么用处都没有的东西。烟熏弄黑了他们的海滩，也弄脏了他们的船帆，使他们的啤酒有了一股矿井的味道，他们开始不满意起来，但指天划地地骂了一通以后，他们也开始在防波堤工地上拣起煤块来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煤的热值高，从那时起，穿梭于两岛之间的汽艇船队，就整袋的往这里运民用煤，还有那些烧煤用的火炉子。这样，随着煤炭生意的日益兴旺，以前从未遇到过对手的牛粪，就走上了下坡路。

到一八八〇年，岛上还在烧牛粪的，就只有托比和维尔玛·麦克尼尔夫妇了，他们住在离西面的悬崖峭壁不远的地方，经营着一个农场，那地方叫莱欧德科隆克。

他们烧牛粪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赫尔米和他们的女儿萨拉（维尔玛生的果真是个女儿）的帮助下，麦克尼尔家养了不少的牛羊，生产不少的花椰菜和土豆，他们完全也可以像岛上的其他人一样，弄个火炉子，整个冬天完全可以让炉火烧得通红，冒着熊熊的火苗。

可托比·麦克尼尔非常喜欢报纸，阅读和批注杂志期刊，剪贴和积攒各种各样于他毫无用处的消息，已经成了

他实实在在的癖好。为了这个癖好，他牺牲了一个男人的其他所有激情：烟酒就不用说了，就连一年一度的赌马，他也不参加了。隆吉·科蒙那片地方，因为赌马，已经被搞得一塌糊涂。就这样，托比·麦克尼尔在不增加家庭支出的情况下，省下钱来订了十多种英文刊物——也有法文的；和大多数盎格鲁-诺曼底的居民一样，他也会两种语言，尽管他的法语有点粗俗不纯正，倒也和诺曼底的一种方言极为接近。

有一天他注意到《朗塞》杂志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在贝克大街开业的一个医生。文章肯定地说，用煤取暖成了最近一系列中毒的病因，由于吸入一氧化碳的结果，这种中毒有时是致命的。

在托比的印象中，牛粪可从来没有毒死过任何人，充其量也不过使一些小姑娘（其中有他的女儿）因为脸上头发上粘了牛粪而厌恶地嚷嚷几句。可是，这些傻丫头本应当想到，笑咪咪地围着正在摊牛屎的小伙子们转悠，会碰上什么样的情形。

于是，他决定抵制所谓的煤炉，按照他的说法，煤炉只不过是阴险的杀人犯。在赫尔米的帮助下，他继续在农场的墙上摊牛屎。维尔玛曾试图劝阻，让他不要再摊，因为牛屎招苍蝇，尤其是夏天，招得成群的苍蝇在屋子里乱飞，赖在屋子里不走，在屋里产卵，一直闹到十月里下第一场雾。至于赫尔米，他讨厌牛屎，稀牛屎的臭味让他恶心，可托比就只有一句话：“过去这里怎么做的，将来还怎么做。”此话一出口，事情就只能又一次照他的意愿进行了。

## 二

虽说是八月，可萨拉·麦克尼尔过十九岁生日的那天，天已是很冷了。不过，这种气候反常，对这个家族来说已是可以为常了，连个想抱怨几句的人都没有。恰恰相反，这家人从这一点上看出，在姑娘和她那些怕冷的远祖之间，有一种一脉相传的东西，这使他们很为高兴。维尔玛想起来，萨拉的生日竟然没有过好天气，生她的那天夜里天气就不好，狂风暴雨，接生的大夫差点没能及时赶到。维尔玛一有机会就要说她这次生产的事，事实上，和岛上其他女人生孩子的情形相比，维尔玛的情形既不算好，也不算坏；她生萨拉的时候没遇到一点危险，婴儿也平安，只是狂风把人搞得精神比平时紧张。即便维尔玛天性不是个喜欢怀旧的人，却也总念念不忘她生孩子的情形，那些俯向她的充满关切的面孔，那些让她感到了热气的重重的呼吸，那些粗糙的手不时地碰到她的大腿，家里像是开了锅，墙上人影幢幢；耳边听到的是大盆碰来碰去的声音，鼻子里闻到的是用滚开水泡过、粘了血的床单那种令人恶的味道。屋子外面，风可以任意肆虐，大海可以威胁着要把建设中的防波堤冲垮（并非没这么干过），但在维尔玛的印象里，萨拉比什么都重要。

萨拉·麦克尼尔十九岁生日的这天是星期六，也正是举行麦秆火把舞会的日子。这一天，莱欧德科隆克农场又一次涂上了牛屎。牛屎在整个小山谷里散发着臭味，一时却无法消失，恰巧从天一亮又下起来的倾盆大雨，牛屎因

而不会很快就干。

托比·麦克尼尔满脸是汗，粘在脸上的一绺绺红棕色的头发好似鱼的鳍，他赤着脚站在又是干草又是鸡毛的粪水坑里，伸出粘满牛屎的手，在如注的雨水中冲洗着。他说，非但不该抱怨这场雨，还应该为这场雨感到高兴：大雨浇湿了原上的地面，减少了发生火灾的危险，因为，年年都要举行的举着麦秆火把将舞会场地围住（麦秆火把舞会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的仪式，有使岛上失火的危险。

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了禁止这个仪式的法律，但从没有一位法官认真执行过；按法律规定，要把玩火的人送进监狱，可是，举着火把从原上下来的少男少女有几百个，岛上却只有两间牢房。因此，每当舞会的日子临近，官员们也只是让人到处张贴告示，仅仅为了提醒居民注意，不要让原上起火，而对那条陈年无用的法律条文却只字不提。

从天亮时开始，圣安娜城的女孩子们就在被狂风暴雨吹打的窗子前面忙个不停，这是谁都知道的，她们把一抱一抱的麦秆扎成粗粗的捆，待到夜里就要被抱走，大家拿在手里，疯狂地挥舞着，组成一道火的波浪，从高坡涌向大海。

这天一大早，萨拉醒来的时候，发现身旁有牛倌送的一件礼物，那是他自己做的一副国际跳棋。赫尔米用烧热的刀子在木板做的棋盘上刻出格子，锯掉一头死牛的角，用牛角做成棋子。棋子的直径大小不等，用牛角下部做的大些，用靠近牛角尖部分做的小些。为了使二十个黑棋子和二十个白棋子有个分别，赫尔米把一半的棋子过了火，